

另类

张
辉 / 著

父
母
官



作家出版社

张
辉
／
著

另类

父母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类父母官/张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2

ISBN7 - 5063 - 2804 - 6

I. 另…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①227. 1②12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874 号

作 者: 张 辉

责任编辑: 广 心

装帧设计: 晶泰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开本: 700 × 1000mm 1/16

字数: 270

印张: 20

版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804 - 6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个美少女从沦落风尘到变为市长的传奇经历
一幅买官卖官，为官一方称霸一方的官痞画卷
一次摘除官场毒瘤，打击黑恶势力的狂飙行动

父亲拉住左秋芳的手，
老泪纵横地说：“娃
呀，爸实在是没有办
法，你就将就一下。”

1. 左秋芳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的消息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漫天飞舞开来，平江县五畏乡上下无不传诵。乡长梁三良知道此事后，便带着秘书来到了左秋芳的家中道了喜，且还带去了二百元钱，直感激得左秋芳的父亲左明孝泪涕满面，握着梁三良乡长的手直呼人民政府好，可是梁三良乡长的心思却在左秋芳身上，他吩咐秘书叫人找来左秋芳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遍，这才说：“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其实梁三良乡长的儿子梁晓亮就是左秋芳的同学，由于左秋芳学习成绩突出，人又长得非凡的出众，梁晓亮曾多次想和左秋芳谈朋友，但左秋芳从来就没有给过他这个机会，这次高考梁晓亮落榜了，看来要攀上左秋芳这门亲比登天还要难。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左秋芳家里一贫如洗，这是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的，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用金钱来诱惑她，于是梁晓亮缠着乡长爸爸梁三良假公济私去探望左秋芳一番，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看过了左秋芳之后，梁三良心里想：“儿啊，要这么漂亮的媳妇干啥，媳妇漂亮了要伤害身体的。”但又一想能娶上这么漂亮又在北京上过学的儿媳，这难道不是他梁三良的一种荣耀吗？这些年来干什么都讲究文凭，自己和儿子都没指望捞到什么文凭了，有一个大学生做儿媳，自然会改换门庭的。问题是人家姑娘会不会看上自己的儿子，钱是否能够

通神，权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就那么起作用？

梁三良乡长此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儿子的今天仿佛就是他自己昨天的克隆，这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如同五味瓶打翻之后那种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梁三良清楚地记得十八、九年之前他在乡上当通讯员时的那一幕又一幕，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着裂变的陈沉和巨大的改变，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一改过去的陈腐与封闭，仿佛一夜之间将传统都抛到脑后了。乡长之流成了名符其实的“夜夜做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的风流之郎了，乡上的大小领导都各自有自己的相好，如时髦一般，私下里还常交流着所谓的经验。梁三良那时因为年纪小，无官职，所以这件事没有他的份。可是有一天，乡长突然对他说附近村里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让他也去尝尝鲜，他虽然心里也很纳闷这样的好事怎么会一夜之间降临到他的头上，但乡长的话他不能不听，更何况这种事对他来说真真正正是第一次，心中许多冲动与想往他很想把它变为现实。于是他在乡长的安排下，在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来到了这个姑娘的家中，让他更为纳闷的是这个姑娘居然对他一点也不排斥，而且做那件事轻车熟路一般，搞得梁三良倒有些应接不暇，尴尬万分。几天过后，乡长便对梁三良说那姑娘怀孕了，看他怎么办，那时梁三良对这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他也没有考虑过是否三两天之后女方就能怀孕的问题，他只知道他闯下了大祸，听凭乡长发落。乡长倒没有批评他，反而问他是否愿意娶那个姑娘为妻，梁三良觉得这事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一个月后他就娶了那姑娘为妻，没过几个月生下了儿子梁晓亮，家里人问是怎么回事，他只好说是早产。现在梁三良才明白，那是乡长设下的圈套，梁晓亮也并非他的亲生，可这话他能对谁讲，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还算那位乡长有良心，他从通讯员到秘书、副乡长、副书记、乡长一路顺风。有时候他也想，管他梁晓亮是谁的种，只要生在自己的炕头，把自己叫爸就行。

离开了左秋芳家，梁三良回到家中仔细打量了儿子一番便道：“亮亮，你真的看上那个左秋芳吗？”

梁晓亮点了点头。

“人家如今已是大学生了，你想这事能成么？”

“我知道她家很穷，她考上了大学也未必能上大学，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有咱家帮她才顺理成章。”梁晓亮信心十足地说。

“傻儿子，咱现在供给她左秋芳上学，可人家毕业后怎么可能回来嫁给你，你想的太天真了。”

“爸，这事不用你担心，我都想好了，在她上学之前，她必须要变成我的人，这样你就不怕煮熟的鸭子往外飞了。”

“怎样才能变成你的人？”梁三良有些困惑不解。

梁晓亮神秘地笑了一下，然后有些腼腆地说：“你不用管，我会有办法的，我保证在她走之前她就会真正的成为你的儿媳妇。”

望着儿子那副德行，梁三良可以说是无言以对了。他想，如今这事都是空空世事，由他去吧，反正手中这钱也是空里来的，何不哄得儿子高兴呢？

.....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渐渐临近，左明孝七凑八借才弄到一千元左右，这与开学所需之费用相差甚远，学校贷款的事也没有着落，他望着女儿那进进出出的身影，心里甭提有多难受。左秋芳似乎看出点什么，便找父亲去谈，让父亲不必为之担心，一切由她自己来想办法，可是左明孝讲：你一个女孩子家，谁会给你贷款，谁会帮助你？左秋芳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父亲。正当左家父女俩为这笔巨款发愁时，梁三良差秘书小唐来向左明孝说明来意，只要答应下这门亲事，四年大学费用均由乡长家里出，左明孝前思后想，也只好如此了，要不，女儿的大学梦就要破灭，所以他没有征求左秋芳的意见就答应下了这门亲事。

当左秋芳知道这事之后，她坚决反对父亲这么做，因为她太了解梁晓亮这个人了，从小不务正业惯了，仗着爸爸是乡长整天湖吃海喝，如果跟了这样的人，那简直就是跳进了火坑。

左明孝一脸的阴愁，蓦地，他拉住女儿左秋芳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娃呀，爸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就将就一下。我知道乡长那天来时就没安好心，可咱人穷志也就短了。我知道那是火坑，可人家有钱有权，咱们

得罪不起。更何况，如今没有钱，你念了十几年的书，那大学梦不就破灭了吗？”

望着父亲那揪心撕肺的痛苦之情，左秋芳没有再与父亲争执下去，她知道，父亲为了维系这个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深深地困扰着这位憨厚淳朴的农民，他盼望着儿女有出息，如今儿女出息了，自己却无能为力去帮助她实现理想，这岂不是折煞他吗？

左秋芳声嘶力竭地说道：

“梁晓亮，你休想得到
我！不要以为你家有钱
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是法制社会，你胆
敢以身试法，必将受到
应有的惩罚……你别碰
我，否则我要与你拼个
鱼死网破。”

2. 梁三良在得知左明孝答应此事后，就差秘书向左家送来了五千元，并称这事不要张扬，更不能按当地风俗搞所谓的订婚仪式，因为那样的话梁三良怕落人的闲话，不过他讲一切都由两个孩子最终来决定，这话当然是掩人耳目的了，左明孝战战兢兢地答应下了这件事，收了钱。

左明孝手里攥着那沉甸甸的一沓钱时就仿佛攥住了老虎，眼目下他的确太需要这一笔钱了，这钱就是女儿左秋芳上大学的基石，这钱就是左家明天的希望之所在。可左明孝也分明知道这钱不是那么好拿的，然而现场他只能横下心来这么做了。多少年以来，他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靠着粗茶淡饭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没有奢望、没有期冀，只想过着平平凡凡的农家人的生活。自从左秋芳降世以来，他们平静的生活似乎就被打破了，这孩子从一出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从不啼哭，从不尿床，只要大人按时间安排她拉屎拉尿，她从不往床上或衣服上洒

一滴秽物。半岁时就咿呀学语，十个月便会走路，村里人都惊呼左家出了妖精。可这孩子特别会体贴父母，两岁时随父母下地便能知晓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阳光如同碎金洒落在大地，翠绿欲滴的庄稼地旁，小秋芳端着凉水碗，步履蹒跚地跟在父母左右；油灯上的火苗跳跃着、努力驱赶着小屋的阴暗，小秋芳趴在炕头望着妈妈手中纳鞋底的针线，战战兢兢的穿针引线；袅袅升腾的炊烟爬上屋顶，将新的一天的生机带上天空，小秋芳蹲在锅台底下拉着风箱烧火做饭……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一晃几年过去了，小秋芳也出脱得如出水芙蓉一般，纯真而娇艳，妩媚而可爱。乡下的女孩，那份纯朴与可爱，城里的姑娘学也学不来，然而欢乐的家庭气氛并不能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

左秋芳的聪明伶俐，令左明孝喜出望外，他也决心用自己的泥腿子的努力使女儿能有所出息，不过他没有过多过大的奢望，他只是想女儿的这份天赋一定能改变一下门庭。如今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恨自己没有本事弄不来供女儿上学的钱，反倒让人家乡长送来钱要占娃的便宜，他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和你妈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可钱这东西是个硬头货，爸一时半会到哪里去给你找那么多的钱，人家乡长能帮咱，说明人家能看得起咱。”左明孝无可奈何地说道。

“爸，你别再说了，乡长和他儿子都是别有用心的。”左秋芳打断了左明孝的话，她似有委屈地叹息道：“爸，要不然，这学我不上了，咱家这么穷，下边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我好歹也高中毕业了，虽然没有能上大学，可我毕竟考上了大学，谁爱说啥就让他说啥去。”

左明孝分明听出了女儿的埋怨之声，可他想孩子这么聪明懂事，既能理解父母的难处，又能识大体，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自己辛辛苦苦大半生，总算没白费功夫，女儿的这一份答卷足足可以让他欣慰终生了。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是他们左家人老几十辈子都没有过的荣耀，自己怎么能轻易放弃让女儿不去上学呢？左明孝想，自己就是砸锅卖铁，吃糠咽菜也要将女儿供给上了大学。虽然他也知道乡长梁三良给这钱肯定

是别有用心，而且主意就打在女儿左秋芳身上，这一点左明孝比谁都明白，但他实在没有能耐搞到这么一笔巨款，他比谁都清楚女儿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自己虽说是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可光宗耀祖的事哪个家庭不期盼，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出人头地？

连日来，左明孝茶饭不思，睡意全无，他简直有些懊丧，间或也有几分忿忿不平，他甚至埋怨老天爷为什么将这么聪明伶俐的女儿生在他家受罪？

“我这是造孽啊！”左明孝在那碧绿万顷的庄稼地里漫无边际地徘徊着。那头顶上的烈日如同喝醉酒了的汉子满脸通红通红的，喘出的粗气仿佛都能吹倒一片人群。阳光刺背，地气熏蒸，左明孝索性钻进了玉米地里逃避人们狐疑的目光和巧如弹簧般的口舌。

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情绪是最难以控制的，而这个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尽是那些不愉悦的事情像电视剧般的一集又一集的播过。左明孝此时躺在那浩淼如水的绿色海洋般的玉米地里，心情就如同一叶风中飘泊的扁舟浮荡不定，那命运完全掌握在天、掌握在海，若无风、若无浪，那么这叶扁舟还会前行，若风浪骤起，它极有可能在瞬间被吞噬。左明孝手里抓着一块土块，一使劲，那土块便成粉末状撒落在地上。

“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巴巴地将女儿推进火坑？难道除了拿乡长这笔款就没有其他办法了？难道……”左明孝坐起来，用手使劲地撕扯着玉米叶子。

太阳当头照下，虽说有那万顷碧绿的玉米叶遮挡，但那滚烫的热风一点也没有减弱，火辣辣的，让人如进桑拿室，浑身上下挥汗如雨。

梁三良这几天望着儿子梁晓亮喜不自禁的神情心里就如同再次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袭而来，自己的老婆干下的这档子事，让他有口难开，这么多年的威逼利诱，可老婆从来不向他透露一丝与人有染的信息，而自己的这块心病也就愈来愈严重了。他有心戳穿这个秘密，那最简单不过就是做个DNA，他知道现代科技十分发达，亲子鉴定已不是晋信书那个时代非得要拿一苗针、端一盆水搞个滴血实验，可他十分害

怕梁晓亮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么今后在这片土地上，他梁三良还有何颜面活下去吗？但倘若不去揭穿，他又如鱼刺在喉，芒刺在背，他分明知道老婆从与他结婚到生子的时间就不具备十月怀胎的条件，怎么会产下一子？难道早产儿之事就能搪塞一生？自从十八年前那一夜的寻欢，他讨下这个老婆之后的日子，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他也没有少干过那种偷鸡摸狗的事，虽说再没有与那些黄花闺女颠鸾倒凤，但还是和不少的寡妇或有夫之妇苟且过，他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一生之中是否和真正的黄花闺女交媾过，他努力搜寻着自己的记忆，如果自己的老婆当时已被他人破身，那么今生他还真不知道什么是破身的滋味。后来人们纷纷都去歌厅泡妞，梁三良从此也再没有去村里吃野食，可那些小姐们全是冲着钱来的，而且到乡下歌厅来的小姐都是城里人用剩下的，抑或没有资本在城里混下去的残渣余孽，梁三良因为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因此将大部分精力都发泄在小姐们身上，自己的老婆倒也没有真正品尝过自己男人的雄威。

自己这样落井下石是不是会遭天打五雷轰，梁三良不敢多想，自己一生摊下这么一件事，已是让人够羞愧难当的了，如果再让自己儿子这个本来就是孽子的东西再干下这伤天害理之事，这岂不是人们常言所说的要遭雷轰的？

梁三良回到家，老婆已将晚饭做好，他走近老婆，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道：“亮他妈，你说句真心话，你爱过我吗？”

老婆彭云歌不敢正视梁三良的目光，她极力避开他那仇恨与狐疑交织的光焰，嗫嚅道：“你问这干啥，我若不爱你，怎么会嫁给你做老婆？”

“你不要这样堂而皇之地敷衍我，我要你说心里话，说埋在你心里十八年来的话，你听懂了没有？”梁三良将彭云歌的身子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让她的目光盯着他那快要冒出烈焰的双眼。

彭云歌颤栗着低下头去，她的心跳得厉害，仿佛顷刻间天裂地陷一般，她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而她做不到，那抖动的手在梁三良的身上寻不到一处安全的营地，梁三良将彭云歌的头搬起来道：“云歌，看着我，用良心回答我：亮亮是不是我的亲生？”

“你……你……怎么又……胡说!”彭云歌明显地让人看出是底气不足,这更加坚定了梁三良的疑心所指。

“回答我!你必须回答我!”梁三良的那双血红的眼珠子快要掉出来了,那急促的呼吸仿佛要吹倒面前这位与自己同床共枕了多年的女人。

“你……你要我……回答你……什么?”彭云歌的心理防线快要崩溃了。她竭力地避开梁三良豺狼虎豹一般的凶恶目光,心里一个劲地告诫着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都千万不能乱讲话,宁肯挨打受骂,也不能让他看出什么。”

梁三良见彭云歌什么也不说,不由怒烧中火,联想多年来他们之间那种让人想起来都恶心的夫妻生活,梁三良正欲发作殴打彭云歌时,梁晓亮从外闯了进来:“爸、妈,你们干啥,做的是什么游戏?”

梁三良的火像是被浇了一盆凉水,立即给灭了,他神情漠然地道:“没什么,我没事和你妈闹着玩呢。”

彭云歌悬在嗓子眼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她从梁三良手中挣脱出来,便去舀饭:“亮儿,端饭、上菜,咱们吃饭。”

又是一顿没有滋味的家宴在没有一丝家庭气氛中下肚了。

“爸、妈,刚才你们不是挺好的吗,卿卿我我的令人羡慕,怎么我一回来你们都严肃得像个将军,要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搬出去。我知道我这个年龄会妨碍你们的。”梁晓亮说道。

“吃饭,小孩子家别胡说。”彭云歌一边往嘴里刨饭,一边使着眼色让儿子晓亮不要多说话,她知道只有儿子在家的时候,他们这个家总还算是个家,要是儿子搬出去了,她真不知道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么多年了,彭云歌满腹的苦水没法往出倒。

“晓亮、晓亮,你出来一下!”门外有个女孩的声音。

梁晓亮放下碗就往门外跑,他听出来了那是左秋芳的声音。

“秋芳,你来了,真好,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来进门坐。”见了左秋芳,梁晓亮温顺得如同一只还没有出窝的小兔子,可爱、谦逊。

“晓亮,你爸在不在家,我有事要和他说。”左秋芳一只脚踏进门槛,一只脚还在门外,她犹豫着是否该跨进这个大门。

“秋芳，你是稀客，先别说什么，吃饭了没有？”说着晓亮就朝屋内喊：“妈，秋芳来了，快给她舀饭。”

“我吃过了。”左秋芳淡淡地说。

这时，梁三良出来了，他望着左秋芳那神情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他想他这时不该再说什么，毕竟她和晓亮都是孩子，想到这儿，梁三良便朝大门外走去。

“叔叔，你停一下，我有话对你讲，”左秋芳道。

“你对我有话要讲？”梁三良有些愕然。

“是的。”左秋芳心平气和地说。

梁三良显得有些心慌意乱，他怕左秋芳哭闹起来，村上的人都来看热闹，到那时他这个乡长的脸面可往哪儿放。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你是晓亮的同学，是晓亮欺负你来？”梁三良佯装什么都不知道，故意岔开话题。

“叔叔真是个健忘之人，那天你和秘书到我家去干了些什么，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左秋芳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哦？哦？……你是咱们乡考上北京的那个大学生左……”梁三良毕竟在行政上混迹了那么多年，他知道这个弯子咋样转既不失体面又不使人尴尬。

“叔叔你不要这样假装糊涂，你是乡长，我也是你的臣民，谢谢你能亲自到我家来访贫问苦，可是你的条件未免太苛刻了，我们寻常百姓家受用不起。嚯，这是你送来的那份厚礼，现在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左秋芳尽量克制着自己礼貌一些，有修养一些，但她说出的话像投枪、像匕首，刺得梁三良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梁三良接过那沓钱，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姑娘会这样倔犟，这么有个性，一个女孩子竟也敢单刀赴会。的确是人才，仅凭这一点，梁三良暗想着儿子梁晓亮眼力不错，但这件事他已答应给梁晓亮办妥了，如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叫他如何是好，因此他的目光便不自觉地移到了梁晓亮的脸上。

“看我干啥，我不知道你们俩在说什么？”梁晓亮转过身对左秋芳说：

“秋芳，我爸跑到你家去干啥去了？”

“梁晓亮，你别再装蒜了，这坏主意肯定是你出的，你一肚子坏水谁不知道！告诉你梁晓亮，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你那德性，就你那出身，全乡谁不知道，别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就是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也不会跟你的，你个烂三赖！”左秋芳终于忍不住了，对着梁晓亮就是一顿臭骂。

没等梁晓亮反应过来，梁三良已怒火攻心，特别当左秋芳提到梁晓亮“出身”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的心都快要炸了，他以为这件事只有他梁三良一个人知晓，他只善良地以为除了他和老婆彭云歌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中间还有秘密，没想到这事让在中学读书的学生娃们都知道，由此可见他平日在乡上威风是何等的不知趣，又是何等的招人议论。梁三良想到这些，顺手将那沓钱扔到炕上，冲出了大门。

梁晓亮上前抓住左秋芳的衣服：“左秋芳，我告诉你，我是喜欢你，我是想娶你为妻，我也想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希望能用真心换你的真情，没想到你将事情做得这样绝。那么好，你既然送上门来，我就不那么客气了。上刀山，下火海，我梁晓亮也已经成年了，我今天非将你变成婆娘不成！”说着就抱起左秋芳往炕上扔。

左秋芳见梁晓亮红了眼，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言辞犀利，毕竟她是为了却这件事的，不是吵架闹仗的，这下倒好惹怒了梁晓亮这个浑小子，她比谁都清楚自己面临的厄运，因为以她对梁晓亮的了解，这小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的混蛋，他既然能说出口，就能做得出。

梁晓亮也许是被左秋芳那句话激怒了，也许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出身那件事，因为自从他懂事以来他就伴随着野种的名声成长，他每次询问母亲彭云歌时，得到的全是泪水，且彭云歌告诫他千万不敢在父亲梁三良面前说起这件事，因此梁晓亮和梁三良从未谈及过此事。他如今已经高中毕业了，也算是一条汉子了，这样任人唾骂的事情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今后还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事，他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梁晓亮饿虎扑食一般扑向左秋芳，他慌乱之中撕扯了左秋芳的衣裤，左秋芳声嘶力竭地说道：“梁晓亮，你休想得到我！不要以为你家有钱你

就可为所欲为，现在是法制社会，你胆敢以身试法，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你别碰我，否则我要与你拼个鱼死网破！”左秋芳挣扎着、呼喊、咒骂着，但梁晓亮哪里管得那么多，他只想将满腔的愤怒发泄在左秋芳身上。

左秋芳已是精疲力尽了，衣服褴褛不整，她晓得罪恶将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她痛苦地闭上双目，为自己酿下的苦酒伴泪饮下……

彭云歌在听到呼喊声之后来到前屋，眼前的这情景让她惊诧不已，她没有想到儿子会是这副德性，她拾起根本棍便打下去，梁晓亮受惊之后提着裤子朝外跑去。

彭云歌上前去安抚左秋芳被拒绝，左秋芳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捋了捋蓬乱的头发，疯也似的一头扎进黄昏中。

彭云歌睡到半夜三更，
不知为何突然惊叫起来：
“快，快起来，我男人
回来了！你听，他在外
边敲门哩！”梁三良睡
眼蒙眬，听到彭云歌大
呼小叫，不由分说便一
骨碌翻身下床，忙喊：
“我的裤头哪里去了，
快开灯，”彭云歌打开
台灯，顿时二人便傻眼
了，梁三良纳闷道：“
这不是咱们家吗？”

3.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彭云歌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儿子虽已长大成人但他的骨子里却浸透着作孽的精血。彭云歌悔恨自己年轻时为了贪图安逸，不想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当乡长答应让她去乡里当通讯员时，她便轻易地将自己的贞操献给了那位比自己父亲还年长的乡长。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子夜，乡长将她骗至野外田地里的一个西瓜棚内，那皎洁的月光本是为情人指点迷津的，不知男女之间的情事为何物的彭云歌，在乡长五大三粗的手指抓捞中，在那个没有床板，没有凉席、没有被褥的瓜棚土坑中，在那散发着烂西瓜的臭味里，乡长很野蛮，但却很费力地占有了她的贞操，从此她才知道男女间